

【当代中国学术文库·海外卷】

西洋政治思想史

古典世界篇

陈思贤◎著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CONTEMPORARY
ACADEMIC
SERIES
IN CHINA

西洋政治思想史

古典世界篇

【当代中国学术文库·海外卷】
CONTEMPORARY
ACADEMIC
SERIES
IN CHINA

陈思贤◎著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出品人: 周殿富
总策划: 崔文辉
策划编辑: 曹海军
责任编辑: 李建伟
封面设计: SDDoffic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洋政治思想史. 古典世界篇 / 陈思贤著.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8.6
(当代中国学术文库)
ISBN 978-7-80762-810-1

I. 西… II. 陈… III. 政治思想史—西方国家—
古代 IV. D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93539 号

书 名:	西洋政治思想史·古典世界篇
著 者:	陈思贤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130021)
印 刷:	北京东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5.75
版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发 行: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 15-18 栋底商 A222 号(100052)
电 话:	010-63106240(发行部)
书 号:	ISBN 978-7-80762-810-1
定 价:	26.00 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 发行部负责退换)

“当代中国学术文库”出版说明

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降,迄今 20 余年。华夏文明所展现的经济活力,已成世人公论和焦点。在经济奇迹的光芒映衬下,华夏文化圈中的学术则显得相对黯淡。无论国人,抑或他国人,在夸示 20 年来“华夏崛起”的华丽盛装之时,大多有意无意地忽略掉“当代中国学术”这一款无比重要的服饰。甚至,近 20 年的“当代中国学术”被一些描述形容为年华老去、只余孤芳自赏的老妪。这些武断的结论,显然是对整整一代中国学人的抹杀。

如果我们能够在审慎客观的背景下观照中华当代学术,而不是把她放在“传统中国学术”和“中国经济繁荣”这些令人目眩的幕布下进行比较。那么,我们最终将发现,中华当代学术依然拥有自己的独特风华。20 年华夏学人的勤勉劳作,收获依然丰裕。这 20 年,不是中华学术发展的空白期,而是中华学术发展链条中重要的一链。然而,20 世纪 80 年代末至今,整整一代学人的创造力黄金期过去了;整整一代学人的学术成就散落诸角落,并最终湮没于时间的无情长河中。历史是不

能回放的,终究有那么一刻,人们将会发现,再想弥补这种缺憾,已经不可能了。不过,现在对中华当代20年学术进行清理和总结还来得及。基于上面种种考量,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计划斥资出版“当代中国学术文库”,以记录和梳理近20年中华学术的成就和优秀著作。

“当代中国学术文库”的视界不仅局限在中国大陆,还涵括中国的港台,以及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华人学者。遴选范围包括所有以华文为写作语言的学术作品。文库采取分学科的模式,计划出版“政治学卷”、“伦理学卷”、“历史卷”、“哲学卷”、“社会学卷”、“法学卷”、“文学理论卷”等。我们深知其业至伟,其事至繁,自身力量至微。但是,我们的努力可作抛砖之举,希望以我们微末之力,成就“中国当代学术文库”之伟业。在欧风美雨强劲的中国学术出版界,开启中国学术出版的盛世华章,并进而推动中华学术的繁荣。

编 者

出版说明

陈思贤教授系台湾大学政治学名家，师从剑桥史家“三剑客”之一的波考克，精研西方政治思想史和政治哲学。此次引进的西洋政治思想史系列凡四部，分别介绍了西洋古代至近代的政治思想。其中古典篇及中世纪篇的政治思想着重讨论了包括古希腊、罗马与中世纪基督教会的政治思想。在近代、现代篇中着重论述了英国政治思想的发展脉络和演进历程。

古希腊、罗马的时代，也就是今日所俗称的古典世界，西洋文明的根基于焉成形。政治思想是其中最重要的遗产之一，我们对它的研究，几乎是无可回避的文化功课，也是了解历史、了解自身的绝佳途径。古典篇罗列出若干重要主题，借着它们的次第出现，勾勒出古典世界里政治思想的起伏与转折：问题意识的酝酿兴起，解答或对策的初现、成形、修正与批判。

暗夜与烛火是传统上对欧洲中世纪与基督教关系的看法，中世纪篇对此重新诠释。与一般的认知相反，基督教之统领欧洲、塑造其历史绝非止于中世纪；事实上，近代欧洲的成长受其影响极大，宗教改革即是一例，黑暗中隐隐地点燃着日耳曼人政治生活中的理性火光。本书乃关于欧洲日耳曼人政治思想萌发之记

录：他们曾继承古典精神，但也确为现代人之普世民主思想奠基。然而这一段历史常被忽略，因它无古典人文主义之绚烂，亦难比现代启蒙理性之耀眼；它是一段被遗忘的英雄史诗，是中世纪日耳曼人对欧洲政治思想的独特贡献——在我们误以为的黑暗时代里借信仰之烛火慢慢地透露出理性之光。

大英帝国曾是近代世界史中的耀眼明星：它以英伦三岛为基地所成就之影响力令人啧啧称奇。若追究原因，则在17、18世纪时帝国内所发生的三次政治革命实为此霸业之根本基础。近代英国篇探索在当时所浮现的政治思想与这三次政治革命间的密切复杂关系。古宪法思想、古典共和思想及自然权利思想从17世纪起陆续涌现于英吉利民族之政治语言中，协助他们对自身的历史及从事政治的方式或意义做出深刻的反省，英国人把法国人与德国人抛在后面，取得了近代初期西方政治思想舞台上之擅长地位。

当代英国有一支政治思想的传统是极为特别的，它源于时事忧患中，成长于学院殿堂之思辨或乡绅名士之文藻间，却萎缩于今朝快速变幻之政治议题与诸多锐利激进之思想风潮下。这就是20世纪唯心主义思想家柯林伍德与奥克肖特所代表的霍布斯式自由主义政治哲学。20世纪的两次大战及共产主义的兴起都是现代英国篇中政治思想的论述背景，而17、18世纪欧洲启蒙时代的智识成果乃为其渊源与改进对象。某种英国人特有的思想及政治生活经验似乎随柯林伍德及奥克肖特之分析得以跃然纸上，而20世纪西方的自由主义也很可能在他们两人的著作中得到与众不同的辩护。本书介绍讨论他们两位的思想，也是在介绍

于后现代思潮蔓延下逐渐消逝的一种学风。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引进本套丛书的目的是为了给中国的理论界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学术参考。其中许多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的思想见地和理论视角,相信读者一定会在阅读当中进行批判性的汲取。为保留原貌,原有译法一切从原文。

编 者

新 版 序

西洋政治思想史系列的这些文字是我近二十年来在台湾大学政治系授课之余所写成。它的来源是这样的：每本书的每一章原本多半是在期刊发表过的单篇论文，我后来依照时间及主题约略将他们分册集结成书。所以这个西洋政治思想史系列依名称看像是教科书，其实并不是，而是分册的研究论文集。在台湾地区，我有些偷懒的学生径行把它们当基础学习及考试用的教科书，但我告诉他们，还是应该先读一般的教科书后，再来看这个系列较合适。然而总之，因为此系列已涵盖西洋历史大部分时段；就可以看成是我对西洋（欧洲）政治思想长期性、整体发展所做的省思吧。

我在写作时的确是有一些方法论上的立场与考虑，这在古典世界篇中的绪论已有交代。我强调在历史脉络中研究思想，也着重思想内部的接续与思想之间的交流会通。在这两个原则下，我来重述、评论欧洲思想史。这个系列其实范围并不全面，因为关于近代与现代部分，只有处理英国，理由很简单：因为是论文集；我多半研究英国，所以集结后虽然用了西洋政治思想史大旗子，可是内容还是英国。为了弥补名实差异的心虚，我将会增加对英

国的研究密度,陆续在近代及现代篇中增补上新的篇章。英国当然在近现代政治思想史上独具贡献,但日后若能处理它与欧陆的对话,会是我的自我期许。

承蒙清华大学政治系的曹海军先生热心当红娘,透过吉林出版集团把我的这个系列介绍给大陆的读者及同行先进。我们如果张大眼睛研究西方,或许会看到一些连一般西方人都看不到的东西。过去的历史,是对所有人开放的,尤其在信息流通的全球化今日,大家探索的机会均等。这个系列代表一个心愿,就是我們希望能够更近距离地看西方。

陈思贤 谨志

2008年5月20日

于台湾大学政治系

目 录

绪论 语言与政治	1
第一章 创造一个人为秩序	27
一、政治思想的源起：社群之形成	29
二、宝贵的文化遗产：神话、史诗与悲剧中呈现的问题 意识	31
三、国家意识、自我认同与政治义务：古希腊政治论述 的兴起	38
第二章 理(<i>Logos</i>)与法(<i>Nomos</i>)的对立	63
一、哲学对立的出现	65
二、柏拉图思想中的对立	69
三、奥古斯丁思想中的对立	87
四、政体建构与灵魂的扬升	100
第三章 城邦政治与亚里士多德式政体	105
一、城邦政治的历史与实况	107
二、理想的城邦——新政治学的出现	110
三、亚里士多德式政治	117

四、亚里士多德式城邦政治的历史性格	132
第四章 反城邦政治与自然法的兴起	135
一、反城邦政治的兴起	138
二、自然法、天生理性与自我具足	143
三、Stoics, Epicureans 与反城邦政治思想	148
四、近代自由主义政治的古典先驱	174
第五章 选择信仰的空间	177
一、政治神学——思维向度的再扩展	179
二、异端导正与宽容论	185
三、政治生活、异端与宽容论	198
附录一 政治、政体建构与宪法	203
附录二 波普、历史主义与政治思想的传统	217

绪 论

语言与政治：
关于政治思想史
方法论的一些问题

尼采在 *Thus Spake Zarathustra* 中宣示：“上帝已死”，震惊世人，而当 1956 年英国著名之政治学家 Peter Laslett 在其主编之书序言中大胆宣示：“如今，政治哲学已死”^{〔1〕}，同样亦摇撼学界。20 世纪中叶对人文社会学界而言是个混乱的时代；于此不论传统之政治哲学系因衡诸潮流已宜乎“寿终正寝”，抑乃为学者强行施以人工“安乐死”而告呜呼^{〔2〕}，问题的严重性已扩大到引发了若干基本、重大的学术变革，这是我们所目睹的。

有不少人或许会认为，在二次世界大战后使传统政治哲学遭受极大挑战与困境的原因是行为主义 (behavioralism) 的出现。此点多少必须承认^{〔3〕}；但使 Laslett 作上述宣称的却另有原因：即 20 世纪英美分析哲学、语言哲学的出现^{〔4〕}。亦即传统的哲学形

〔1〕 “For the present, anyhow, political philosophy is dead,” Peter Laslett ed.,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Society*, first serie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75), vii.

〔2〕 美国政治思想史家 J. G. A. Pocock 曾嘲讽道，在 Laslett 所编之同名书之第二集中，我们竟可见“已死的政治哲学”之“亡魂”出来游荡，阴魂不散于所选入之文章中。见 J. G. A. Pocock, *Politics, Language and Time* (New York: Atheneum, 1973), p. 11.

〔3〕 追溯行为主义之种种论战及其予政治学及政治哲学之影响，可能将是近世 intellectual history 中艰难之一段。此必待专文陈述，本文范围暂无法及之。

〔4〕 Analytic Philosophy, 有时又称 Linguistic Philosophy 或 Ordinary Language Philosophy, 均源于 Oxford, Cambridge, 而 Ludwig Wittgenstein 及 John Austin 为其中大家。

上论与科学经验方法之对立于此并非主因,而是哲学内部方法之分歧使然。传统的政治哲学讲求价值,寻求透过哲学的思维方法追求永恒的政治原则之确立。而分析哲学家们却以为哲学之目的仅在于解释与澄清我们所用以表达思想之语言,让语言变得精确(即是 true statement),而成为描述实存现象的工具,但并不负改造世界之使命。如此的态度自然引起传统政治哲学家之不满,认为他们已钻进牛角尖:

(那些分析)哲学家们似乎已不愿承认他们的劳心成果应当对社会有实际的效用;相反地,他们似乎企图使自己仅满足于解开一些语言哲学上之难题——纵使其在智能上具刺激与挑战性,但对实际政治却一无所助^{〔1〕}。

上述这种研究方法与目标上的差异,根源深远,并非轻易可获解决,于是自然令政治哲学家们交相辩诘不休。再加上有关行为主义之论争适时兴起,学界已是陷于一片混乱各说杂陈;学者甚至开始怀疑“政治学”本身应为何?何者始为其范围与方法?此时政治学与政治哲学竟一齐面临方法论之危机^{〔2〕}。

〔1〕 A. H. Hanson, *Political Philosophy or Political Science*, an Inaugural Lecture (Leeds University Press, 1956), p. 7.

〔2〕 从以下文章陆续出现可知端倪:

Isaiah Berlin, "Does Political Theory Still Exist?" in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Society*, 2nd Serie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62).

David Easton, "The Decline of Modern Political Theory," 1951 Inaugural Speech.

Leo Strauss, *W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 (Free Press, 1959).

George Sabine, "What Is Political Theory?" *Journal of Politics*, 1939.

John Palamanez, "The Use of Political Theory," in *Political* (转下页)

在另一方面,有趣的是有关政治哲学之论争却又辗转波及政治哲学史之研究,理由是有些学者以为晚近缺乏好的政治哲学作品,乃肇因于若干政治思想研究者企图在大学课堂上以政治哲学史代替政治哲学;而这种历史挂帅之现象遂被许多人名之为“历史主义”(historicism)^[1]。David Easton 及 Leo Strauss 对历史主义攻击最力。对 Easton 而言,Dunning, McIlwain 及 Sabine 等人企图鼓励学者在读思想史时严守中立,在他看来,如此则丧失了读史的积极意义——取古以为今用。Strauss 之攻击则更为尖锐,他指控某些史家们犯下了相对主义(conceptual relativism)之谬误。在这种观念下,世间无绝对永恒之真理,而进步(progress)也非必然之事。因此追求所谓绝对价值终将属徒然^[2]。固然,历史主义之定义可有百十种,而被指名为历史主义者亦有百十种人;但曾几何时,“历史主义”一词对若干政治哲学家而言似乎已成为“罪恶之代表”,而在学界成过街之鼠^[3]。

(接上页) *Philosophy*, ed. Anthony Quint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eter Laslett ed.,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Societ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75).

[1] David Easton, "The Decline of Modern Political Theory," in *The Political System*, 2nd Edi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1)。他以为史家所展现之“客观”(disinterestedness)心态颇有故做清高状。

[2] 见 Leo Strauss, *W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 (Glencoe, Illinois: Free Press, 1959), 及 *Persecution and the Art of Writing* (Glencoe, Illinois: Free Press, 1952)等。他将这些人称为激进之历史主义者(radical historicists),并认为由 Nietzsche 肇其端,而 Martin Heidegger 集大成。

[3] Sir Karl Popper 之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45)攻击另一种形式之历史主义,由于此书影响极大,故可能亦系致此主因之一。